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00.05.017

〔文史考辨〕

利簋铭文“岁鼎”补释

周 言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062)

利簋是西周早期的标准铜器，史料价值重大，自出土以来唐兰、于省吾、张政烺、徐中舒等诸先生都作过考释[①]，但该器铭文中“岁鼎”一辞，各家分歧较大，其中以张、于两先生观点较为精当，因而接受者较多。但对照先秦两汉文献，似仍有未尽美之处，爰不辞固陋，作补释如下。

张先生释“岁”为岁星（木星），其说至确。古代星占家以岁星运行结合分野说预占戎事，文献记载颇多[②]，铭刻文字也往往有将岁星或太岁（岁星的虚拟反星）与兵事相连者，如《毛公鼎》“用岁用政（征）”，60年代湖北荆门漳河车桥战国墓所出“兵避太岁”铜戈也可为证。此学说源远流长，直至汉代，《汉书·艺文志》“数术类”仍有相当存目，不赘述[③]。但张先生据清人郝懿行《尔雅义疏》观点，释“鼎”为“丁”，转训作“当”，意为“岁星当前”，稍嫌迂曲；于先生则迳释作贞卜之“贞”，形正义误，核诸同时期的周原卜辞，“贞”皆作𠂤，故亦有可商之处。其实在古代文献与简帛佚籍中，确有星占术语“当”，但却是专指天象物候与历法推算相合，如《史记·乐书》云：

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亦云：

其□□日月则经纰不得其当。

马王堆帛书《五星占·木星》则曰：

岁星出［入不当其次，必有天祆见其所当之野，进而］……见其所当之野，其［国凶，不可举事用兵。出而易所，当之国受］央（殃），其国必亡。

反之，若推算与实测不符，则为失当，称之为“诞”，意为过、乱，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梓慎之语曰：

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

由于古人相信岁星与吉凶相关，而且当时岁星十二年一周天的观念与木星实际运行周期不尽相合，所以，古代文献还有岁星失当却仍得岁大吉之例。《左传》昭公三十年史墨曰：

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按诸《左传》昭公十年，“岁在颛顼之虚”（即玄枵），则昭公三十二年岁当在析木，但实际却在越分野所属的星纪，按例，这一超辰现象应被视为“失当”，但越国仍因其分野得岁之正而不可伐，可见在古人的观念中，岁“当”与否与战事吉凶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利簋之“鼎”不应释作“当”，而应按其字形直接隶定为“贞”，但非贞卜之贞，而应是星占专门术语，意或可训为“正”，贞、正古书常通，[④]例不备举。如此，“岁鼎”即为“岁星得其正位”之义，正与《国语·郑语下》武王伐纣“岁在鹑火”的记载相合。

东周文献中仍保留了“岁鼎（贞）”的这种用法。《楚辞·离骚》曰：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案，《史记·天官书》云：“岁星，一曰摄提”，则“摄提贞”即“岁贞”。又，孟陬（取陬訾）包括了二十八宿中的（营）室、壁两宿，在十二辰中属寅，所以，此句意为降生恰逢寅年、寅月、寅日，年、月、岁皆得阴阳之正。很明显《尔雅·释天》“陬为正月”之说源于此；而且若“陬为正月”则“孟陬”就同义反复了。同时，我们注意到利簋器主身份为“右史”，据《周礼》等书记载在周代观

收稿日期：2000年6月10日

象制历本是史官之职掌，而当时天文历法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具有星占性质，所以《国语·郑语下》武王伐纣“岁在鹑火”的记载是可信的。而马王堆帛书《五星占·木星》也有类似记载：

［岁］星以正月与营室［出东方，其名为摄提格……］

正符合摄提（岁星）贞于孟陬（营室）的天象，显然，“摄提贞”的语法上与“岁贞”是等构的。

除了先秦文献外，此类词例还见于汉代杨雄所著《太玄经·玄首都序》中，其文曰：

赞上群纲，乃综乎名，八十一首，岁事咸贞。

《太玄》为杨雄仿《易》所作，文义晦涩难解，“赞”大致相当于易爻，“纲”指《玄》之八十一首，八十一首为729赞，按两赞合一昼夜，计364又1/2日，再加踦、赢两赞，正得一岁之日，谓阴阳消长、万物盛衰之事皆正，似义亦相当于“岁贞”。若此说不误，则利簋的这一记载为古代思想与天文志研究提供了一条珍贵的早期史料。

（责任编辑　孔祥骅）

注　释：

①唐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1978年第1期；徐中舒：《西周利簋铭文笺释》，《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2期。

②可参《左传》昭公元年、昭公八年、昭公三十一年，《国语·周语下》与上引马王堆帛书《五星占·木星》等。

③关于岁星与太岁的有关问题，清人王引之《经义述闻·太岁考》论述详尽，可参。

④高亨：《古字通假汇典》齐鲁书社，1989年，第60页。

（上接第120页）

也是从贾岛那分遗产中得来的赢余吗？可见每个在动乱中毁灭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分的接受他，作为一种调剂，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

这种末世心态在贾岛诗中蔚为大观，“诚然过去的诗人也偶尔触及到，却没有如今这样大量的，彻底的被发掘过，花样层次也没有这样丰富”，所以贾岛才比孟郊得到后世更多的崇拜。

闻一多深刻地认识到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现象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作者的心态变化，而心态变化又受制于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艺思潮。因此，他将作家作品放入时代大背景中来探讨所归纳出来的末世回归贾岛现象及其原因，无疑是文学史上一条重要的发展规律。如果说，贾岛是第一个在文艺态度上发现了“休息”方案的人，那么闻一多则是第一个末世贾岛现象的发现者和论述者。

尽管闻一多将“郊寒岛瘦”分属两个集团并从不同角度分述其诗歌创作，但我们仍可看出其异中之同，即都与对待现实的态度有关，不过孟是从紧贴现实的角度而贾是从远离现实的角度，这除了与作为学者的闻一多独有的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有关之外，也许与作为斗士的闻一多在抗战时期对于现实的关注更有关系吧！

（责任编辑　胡范铸）

注　释：

①《孟郊》，见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153—156页。以下引论孟郊之语未注出处者皆出此文。

②⑭《盛唐诗》，同上书，第111—123页。

③《〈烙印〉序》，《闻一多全集》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下简称《全集》），第175—176页。

④⑩分见《全集》2卷第350页、1卷第261页。

⑤《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⑥《贾岛》，《全集》6卷，第56—62页。以下引论贾岛之语未注出处者，皆出此文。

⑦《闻一多论古典文学》，第88页。

⑧清·许印芳：《诗法萃编》卷六。

⑨《诗的格律》，《全集》2卷，第138页。

⑪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⑫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⑬《四杰》，《全集》6卷，第11页。

⑮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7。